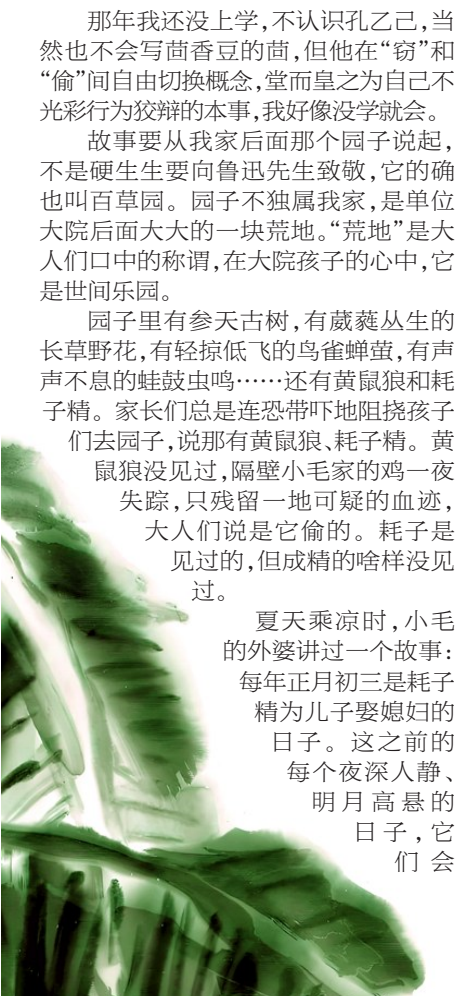


儿时的百草园

□万艳



那一年我还没上学,不认识孔乙己,当然也不会写茴香豆的茴,但他在“窃”和“偷”间自由切换概念,堂而皇之为自己不光彩行为狡辩的本事,我好像没学就会。

故事要从我家后面那个园子说起,不是硬生生要向鲁迅先生致敬,它的确也叫百草园。园子不独属我家,是单位大院后面大大的一块荒地。“荒地”是大人们口中的称谓,在大院孩子的心中,它是世间乐园。

园子里有参天古树,有葳蕤丛生的长草野花,有轻掠低飞的鸟雀蝉蛩,有声声不息的蛙鼓虫鸣……还有黄鼠狼和耗子精。家长们总是连恐带吓地阻挠孩子们去园子,说那有黄鼠狼、耗子精。黄鼠狼没见过,隔壁小毛家的鸡一夜失踪,只残留一地可疑的血迹,大人们说是它偷的。耗子是见过的,但成精的啥样没见过。

夏天乘凉时,小毛的外婆讲过一个故事:每年正月初三是耗子精为儿子娶媳妇的日子。这之前的每个夜深人静、明月高悬的日子里,它们会

偷偷潜入各家各户,看谁家的小女子生得俊,到了正月初三这夜,趁人熟睡,偷走那家的女儿,抬上八抬大轿,一路吹吹打打,强迫小女子与自己儿子成亲。听故事的我们惊骇得捂住自己的小脸,因为谁都认为自己是大院最漂亮的那个。

可这仍压不住我们对百草园的向往,背着大人,没事就往那跑,因为在那可以打仗藏猫、捕鸟捉蝉、爬树斗草……有着无穷的乐趣。

园子里也有一块地方我们不会去涉足,紧贴大院后背一角的残垣断壁。那儿黑乱脏,大家都疑心那就是传说中黄鼠狼、耗子精的老巢。

有次野外作战,为躲避“敌人”枪林弹雨,我慌不择路,冒着成为耗子精媳妇的风险,爬进了那块结满蛛网的恐怖之地。按住狂乱的心跳,还未来得及舒口气,突然“嗖嗖”两声,一个小黑点从我身边飞蹿而过,是只未成精的小耗子。我惊吓到了它,它也惊吓到了我。

额冒冷汗,寒毛根根直立,咬住嘴唇,控制住尖叫。隔着蛛丝网,清楚看见小伙伴寻不着我的狼狈样,却高兴不起来,度秒如年的我,控制住主动投降的冲动。强躲在暗处,渐渐适应了周围的黑暗,看清身旁一铁丝网拉起的门,里面堆着一大堆黑糊糊的东西。细辨,是些破铜盆、烂铁圈、牙膏皮、胶鞋底……原来这儿是物资回收站的仓库。

眼前的一切,无异于发现一堆闪闪发光的金子。我早忘却此刻身处战事,伸出手,使劲往前够,试图抓住点东西,

无奈手太短,只好悻悻放弃。无心恋战,主动出来受降,我才不要做什么英雄好汉,我想做个江洋大盗。

第二天,和小毛、大头相约来到百草园。行动之前先侦察敌情,环顾四周无人,猫腰钻进残垣处。大头拨拉着铁丝网,伸头就想往里钻,无奈网小头大,只好作罢。一向以“小诸葛”自称的小毛推开他,掏出事先藏在袖笼里的铁丝,把前面小节一折,弯成铁钩——一个高级的作案工具。尝试着把铁钩从铁网伸进去,仍旧差一丢丢。于是换给大头,他个高手长。大头把脸死命抵在铁丝网上,肉嘟嘟的腮帮被网格强行分为几份,屏住气,伸长手终于钩住一个东西,小心翼翼慢慢往外拖,有了收获——一个没了底的筒靴帮子。

这些东西被我们再次卖到回收站,换来的钱,变成了我们口中的糖果、饼干和手中的弹弓、铁环。后来,我们又狠狠干过几票,每次行动前,我们的接头暗号是:“走,再回收去。”

“再回收”,很理直、很气壮的定性。多年后午夜梦回,想起年少荒唐事,顿时汗颜。曾经,我们言之凿凿的“再回收”,的确是窃,也是偷啊!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岐阳关落日 (外二首) □廖黑叔叔

岐阳关看夕阳
居高临下
是俯瞰

落日就在眼皮下
一点点
下沉
下沉

拉,也拉不住

写在云阳恐龙化石遗址馆

一亿年后,如果我的骨骼也这样暴露在化石墙
请不用刨开岩层解救我
只想你,能悄悄数一数
每根骨头上到底有多少伤

站在彭氏宗祠戏楼

演戏的
看戏的
都——退场了

我,一个外人
站在中央
向空空如也的台下
深鞠一躬
(作者系重庆市新闻作协副主席)

那一夜

□止戈

数着落日的落声
坐在朝天门的对面
我们虽没高大起来,却被春风包裹

霓虹在浪尖上的碎片
翻晒着,一张张
我们那些未曾寄出的明信片
上面的文字
只有闪光
无法读出

月亮瘦了
它悬在索桥的琴弦上
把我们的对白
谱成带雾的山城谣
长江和嘉陵江
日夜不停地吟唱

游船剪开水面的那一刻
我,终于明白
——只要
有了春风的吹拂
所有无法靠岸的诗句
都会有
五彩的韵脚
(作者系重庆市诗词学会会员)

远方来信

□王雅菁

风穿过枝丫间
悄悄掀开层叠树冠
翻找出树深藏的信件
年轮默默无言
只是将黄昏留恋
呼啸着 席卷而来的
是树洞里缓慢发酵的春天
细雨将情思印在嫩叶背面
随风而来的 好久不见
(作者系昆明学院人文学院研究生)

岁月不欺读书人

□谢子清

笑意,无限回味地讲道:“早些年,我最喜欢看《花溪》杂志,几乎一期不落地细读。”

他口中的《花溪》,改版前是一本很受欢迎的纯文学刊物。

一位学建筑、干建筑的企业家,半生与钢筋水泥打交道,或许应该更沉醉于楼房拔节的声音,更倾心于推杯换盏的交际,更迷恋于财富积累的速度,商海沉浮中,居然葆有这样一份纯粹,着实太难能可贵。我仿佛刹那间捕捉到了他成功的“密码”。

多年以前,看过一部名叫《绍兴师爷》的电视剧,剧中那位才干卓绝、正义睿智、清正廉洁的清代师爷方敬斋,简直是被演活了。他有勇有谋、有血有肉、有情有义,让人印象深刻。过后去查演职人员表,才认识了扮演者陈道明。陈道

明出身书香门第,琴棋书画样样精通,不演戏的时候,他就潜心啃书本,钻研《道德经》,甚至把《鲁迅全集》都翻烂了,让自己的精神始终丰盈和充实。正如他给朋友新书作序坦露的那样,“韶光易逝,刹那芳华,皮相给你的充其量是数年光鲜,但除此之外,你更需要的是你在一生中都能源源不断给你带来优雅和安宁的力量。”由于饱读诗书、学养丰厚,季羨林曾称赞陈道明完全可以胜任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导师。

读书如稼穡,勤耕致丰饶。我们读过的那些书,犹如走过的路、登过的山,一字一句,一章一节,只待岁月流转、光阴沉淀,都会不动声响地滋润你、衬托你、成就你。正所谓,天道酬勤,力耕不欺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以读作跑

□谭鑫

我一直觉得,阅读就像一场赛跑。

我时常怀念手捧书本的阅读年代。我与文字争相追逐彼此誓分高下的浓烈热情,好似窗帘也挡盖不住的夏日阳光,无论是在紧张氛围下的校园课堂,或是在作业复习的假日家里,在如窗帘一般绵实的主科课本的遮掩下,总预伏着一两本伺机而出的课外读物。它们多以杂志和小说为主,有时由于书本太厚不利于隐藏,一部完整厚重的小说便被人分为轻轻薄薄的上、中、下,不仅方便多人传阅,也防止被老师“捉拿归案”后不至于全军覆没。

有了老师或家长们如裁判巡检一般地参与进来,阅读就更无限接近于一场游击般的赛跑游戏。同时也被迫产生了“游戏规则”,它们像约定俗成的经验总结一般,被口口相传地罗列出来:浅尝辄止、保持警惕,切忌深读、观察避免暴露;一目十行、不求甚解,只要够快,裁判也难追逐……

我个人臆测,这样的阅读方式,是否为后来的碎片化阅读的前身?值得一提的是,这样费尽心思的“一心二用”之法,并没有因为阅读速度和深度上“蜻蜓点

水”,而仅仅是在脑海中“意在微醺”。或许是因为题材的缘故,书中的某些情节连同所在页面位置,至今想来仍然记忆犹新,时间的积灰和做旧并不能将其抹杀,比起那些死记硬背下在脑海中烙出的条文,反而轻轻松松就变得历历在目。

今天,我和阅读的赛跑游戏还在继续,只是场地从宽阔的书本搬到了小巧的手机。视线似曾经开阔,阅读环境不再苛刻和受限,阅读时也无需长时间保持坐姿,翻动时从两指夹页换成了触控按键或单指横划……电子页面与纸质文本相比,没有哪方完胜,只是互有优缺点,但都能被习惯所克制。

时间改变了文字的容器,但文字的本质依然如斯,并不影响我和阅读在赛道中重新连接——在月上梢头的睡前时分,我与阅读赛跑,彼此温和地走进这个良夜;在偶然失眠的夜半三更,我与阅读赛跑,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……

通常情况下,我习惯登录阅读赛道的背景是上下班途中必经的地铁和公交车上。打开手机,插入随身携带的降噪耳机,甚至不用点开背景音乐,一场

与文字的追逐游戏便在悄然无声中拉开序幕。窗外是流动后退的风景,我们与车辆都在向着目的地“赛跑”,只是方式和快慢不同。身旁是熙攘来回的人群,我们同处一个世界,各自的世界互融却并不相通。眼前是四季缤纷的文字,同时空、跨时空的作者、编者们隐匿在书页的背后,以文字的方式架起了一座座桥梁,我以阅读的方式打马而过,领略着他们瑰丽的精神世界的同时,也在我的思绪记忆里种下了答案或思索,以及某些我可能永远都寻不到答案的疑惑……

直到列车播报站点的声音响起,阅读带来的争端才算是和解。我熄灭屏幕,视线从没有文字的赛道中掉落,抬起步子,继续跑进眼前和脚下的生活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